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A Sportsman's  
Sketches*

〔俄罗斯〕屠格涅夫一著 龚勋一编译

猎人笔记

开明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A Sportsman's  
Sketches*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龚勋—编译

猎人笔记

开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龚勋编译. —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7.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ISBN 978-7-5131-3059-2

I. ①猎… II. ①屠… ②龚… III. ①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7223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 猎人笔记

LIEREN BIJI

- 
- |      |                                 |
|------|---------------------------------|
| 原 著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
| 编 译  | 龚 勋                             |
| 责任编辑 | 赵 磊                             |
| 出 版  |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 100089)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
| 装 订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32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7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6.00元                          |
- 

●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货 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屠格涅夫的作品富有魅力、悲悯众生，充满人性的  
光辉，或许不会让读者产生极大的触动，但也绝对不会  
令人感到无聊厌倦。

——英国作家 毛姆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 名家编译委员会



纪江红

北京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历任进出口工业贸易翻译、外企市场开发工程师、广告设计公司业务经理、DM媒体执行主编、出版公司总编辑等职务，主持编译了《世界十大名著》等大型丛书，个人译著包括《设计中的设计》《白》《奢侈：爱马仕总裁回忆录》等。

| 丛书翻译总顾问 |

---

### 丛书编译者（部分）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 |     |                           |
|-----|---------------------------|
| 程培耕 | 著名中小学教育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 郭彦甫 | 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 黄林亚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高级翻译       |
| 李 凡 |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 李 辉 |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 |
| 林清源 | 北京语言学院英美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
| 鲁 西 |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资深翻译           |
| 罗永平 |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博士，资深翻译    |
| 倪晓卿 | 社科院世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
| 吴丽萍 | 知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教授         |
| 吴勇岩 |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
| 尹正斌 |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学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
-

## 译序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猎人笔记》《父与子》《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等。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旧式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骠骑兵上校，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凶残暴戾的大地主。他从小目睹地主阶级的专横残忍和农民阶级的悲惨处境，很早就对农奴制产生了无限憎恶。上大学后，在进步思想和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熏陶和影响下，他决心要与农奴制斗争到底。1847年，屠格涅夫在俄国《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以反农奴制为主旋律的特写《霍里和卡里内奇》，并在题名下加上了“摘自《猎人笔记》”的副标题。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进步舆论界的广泛好评。在随后的五年里，他继续为《现代人》撰写“猎人笔记”，直至1852年，他将这些作品集结成册，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屠格涅夫又加入了后来创作的三篇文章，出版了最后定本的《猎人笔记》。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部作品以反农奴制为中心思想，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地主阶级，还“从以往任何人都没有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在揭示他们悲惨命运的同时，也热情地赞美了他们卓越的才干、独特的性格、美好的心灵和丰富的精神境界，为俄罗斯农民写下了一支温情的赞歌。

首先，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上，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地主肖像，他们有的凶残暴戾，如《独院地主奥弗夏尼科夫》中猎人的祖父；有

的专横无情，如《叶尔莫莱和磨坊女主人》中的亚历山大·西雷奇·兹韦尔科夫；有的贪婪狡诈，如《总管》中的阿尔卡季·帕夫勒奇·佩诺奇金；有的穷奢极欲，如《草莓泉》中的彼得·伊里奇伯爵；有的伪善阴险，如《两地主》中的马尔达利·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虽然这些地主都有钱有势，但无一不愚蠢、卑劣、虚伪、空虚，他们靠压榨和剥削底层的农奴，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

其次，在揭示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赞美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上，作者采用了“诗意”的笔法，让他们置身于自然，在景色或气候的变化中，揭示他们的命运。比如《约会》中那个薄情郎维克多狠心地抛下阿库丽娜而离去的时候，便以寒冬即将逼近来暗示纯真的阿库丽娜被抛弃后所面临的悲惨命运。同时，作者又在自然的烘托下表现他们的性格，比如《孤狼》中那个心地善良、尽职尽责，却被农民视为公敌的地主家的护林人孤狼，一出场便以沉闷的雷雨之夜来表现他的内敛沉默，将他虽被误解，但仍坚持纯善、坚守本心的特质以压抑却激烈的景象反衬出来，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这些农民大多处境悲惨，但是他们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具有纯洁、善良的天性。

尽管《猎人笔记》具有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对地主恶意丑化，也没有对农民刻意美化，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全部来源于现实。正是由于这种真实性，这部作品对当时的俄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射向俄国农奴制度的“一阵猛烈的炮火”。

这部作品以一篇篇小特写的形式描写了俄国最现实、最残酷的农奴制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美丽风光下的哀婉与忧伤，也体会到了苦难中的快乐与希望。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本书中领略到这位文学大家独特的艺术魅力，并在美妙的艺术享受中收获感悟。

# 目录

|                   |     |
|-------------------|-----|
| 霍里和卡里内奇 .....     | 001 |
| 叶尔莫莱和磨坊女主人 .....  | 013 |
| 草莓泉 .....         | 025 |
| 县城的医生 .....       | 035 |
| 我的邻居拉基洛夫 .....    | 044 |
| 独院地主奥弗夏尼科夫 .....  | 052 |
| 利戈夫 .....         | 070 |
| 白金草场 .....        | 082 |
| 美丽的梅洽河畔的卡西扬 ..... | 102 |
| 总管 .....          | 122 |
| 办事处 .....         | 136 |

|                       |     |
|-----------------------|-----|
| 孤狼 .....              | 155 |
| 两地主 .....             | 164 |
| 列别江 .....             | 172 |
| 塔基亚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子 ..... | 185 |
| 死 .....               | 197 |
| 歌手 .....              | 210 |
|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  | 227 |
| 约会 .....              | 243 |
|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       | 252 |
|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乌斯金 .....  | 274 |
| 活尸首 .....             | 292 |
| 树林和草原 .....           | 305 |

## 霍里和卡里内奇

一般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都会惊异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奥廖尔省的农民矮小、佝偻，神情郁悒、愁眉紧锁。他们住在简陋的杨木屋里，只给地主服劳役，从不做生意，而且饮食粗糙，只穿树皮鞋。再看卡卢加省交田租的农民。他们身材高大、面容白净，眼神里透露着快乐和勇敢，住着宽敞的松木房，做着黄油和焦油生意，每逢佳节还会穿起皮靴。奥廖尔省的村子（这里所说的是奥廖尔省东部地区）通常位于田地中间，临近一个历经岁月侵蚀、已变成污水塘的溪谷。方圆一俄里以内，除了数棵随时供人使用的爆竹柳和两三棵干瘦的白桦树，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一棵小树了。房与房之间挨得紧紧的，房顶上铺着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子则大为不同。这里通常树木环绕，房屋整整齐齐，四周开阔宽广，房顶由薄木板盖成，大门紧掩，后院的篱笆既不散乱、也不歪斜，不会招来过路的猪等不速之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更具吸引力。估计再过个五年光景，奥廖尔省最后几片森林和草场<sup>①</sup>必将荡然无存，沼泽地也会消失殆尽。卡卢加省则恰恰相反，这里有连绵几百俄里的禁伐林，有延伸几十俄里的沼泽地，更令猎人和猎狗惊

---

① 草场：在奥廖尔省，连绵茂盛的灌木丛被称作“草场”；奥廖尔方言的特点就是拥有许多独一无二的，有时合理、有时莫名其妙的词汇。——原注

喜不已的是，珍禽松鸡并未绝迹，温和的鹈鸟也在此栖息，间或还能看见忙碌的山鹑腾空而起。

有一次我外出打猎，来到了日兹德拉县，在田野里结识了一位来自卡卢加省的小地主博鲁迪金。他热衷于打猎，因此也称得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他也有些毛病。比如，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他都上门提过亲，结果全部遭到了拒绝，而且不准他再登门。他无比心痛地向所有好朋友和老熟人诉苦，但依然源源不断地把酸桃子和自家果园产的果子当作礼品送给那些小姐的父母。他很爱跟人讲笑话，但总是反反复复地讲同一个笑话。博鲁迪金先生自以为这个笑话很好笑，可从未博得听众一笑。他非常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平娜》。他说话结巴，给自己的狗起了个“天文学家”的名字；总把“但是”说成“但却”。他们家吃的是法国菜，在他们家厨子看来，这类菜的烹饪诀窍就是改变每种食物的本来味道：在这位大厨的巧手下，猪肉有了鱼味，鱼有了蘑菇味，通心粉则有了火药味；汤里的胡萝卜只能是菱形或者梯形。不过，除了这几个无伤大雅的毛病，正如前面所言，博鲁迪金称得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与博鲁迪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就获邀去他家过夜。

“我家离这儿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去要走很远，我们先去一下霍里家吧。”（我没有按照他口吃的方式来进行转述，想必读者也定能见谅。）

“霍里是谁？”

“我家的一个佃户……他家就在这附近。”

于是我们动身前往霍里家。霍里家是个独立的庭院，耸立在树林间一块经细心整治、清理过的空地上。院子里有几间松木房，四周用栅栏围着；正屋前有一个凉棚，用几根细柱子撑着。我们走进院子，一个年轻小伙子迎了上来，他二十出头，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啊，费嘉！霍里在吗？”博鲁迪金先生问。

“不在，他去城里了。”小伙子回答，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需要为您备车吗？”

“是的，伙计，备一辆马车，再给我们拿点格瓦斯<sup>①</sup>。”

我们进了屋子。原木墙壁上干干净净的，没有张贴苏兹达尔画片<sup>②</sup>；屋角供着一尊身着银服饰的沉重圣像，圣像前摆放着一盏点燃的神灯；有一张不久前刚被清洗干净的椴木桌子；在原木墙的墙缝里和窗框上既没有敏捷的黄蟑螂来回乱窜，也没有呆滞的黑蟑螂四处藏匿。不一会儿，那个小伙子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盛满上等格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一只装着十多根腌黄瓜的木盆。他将手里的食物在桌子上一一摆放整齐，然后倚在门边，微笑着上下打量我们。没等我们把桌上的食物消灭光，门前就传来了马车的响声。于是，我们便起身走出门去。驾车的是一个约莫15岁的男孩，他满头鬈发、两颊绯红，正拼尽全力勒住那匹肥硕壮实的花斑公马。马车边上围站着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容貌十分相似，而且都很像费嘉。

“他们都是霍里的孩子！”博鲁迪金说。“个个都是小霍里，”费嘉接过话茬说，他也随我们上了台阶，“人还没齐呢，波塔普去了林子里，希多尔跟着老霍里去了城里……当心啊，瓦夏，”他转过身对驾车的孩子交代道，“尽量快点，车里坐的可是老爷。当然了，走到坑洼不平的路段就一定得当心了，要悠着点，否则，不但车子受不了，老爷的肚子也受不了！”听到费嘉的这番俏皮话，其他几个小霍里都嘿嘿地笑了起来。“把天文学家也带上！”博鲁迪金先生煞有介事地高声吩咐道。费嘉开开心心地举起了似笑非笑的猎狗，把它放进了马车。瓦夏松了松缰绳，我们的车子便向前驶去。

“那里是我的办事处。”博鲁迪金先生忽然指着一所矮小的平房对我说，“想过去瞧一眼吗？”“好啊。”他一边下车，一边又说：“现在这里已经被撤销了，不过我们去瞧瞧倒也无妨。”这个办事处仅有两间空房。看房子的独

① 格瓦斯：一种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含低度酒精的清凉饮料，在俄国十分盛行。

② 苏兹达尔画片：苏兹达尔县出产的一种简陋的木版画，一般农民家庭都会在墙上张贴这种画片。

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过来。“你好，米尼亚伊奇，”博鲁迪金先生说，“给我们拿点水来。”独眼老头儿立刻转身跑开，不一会儿就拿来了水瓶和两个杯子。“请尝一尝吧，”博鲁迪金对我说，“我这儿的水可是上等的泉水。”我们各自喝了一杯，这时独眼老头儿向我们深鞠了一躬。“好了，咱们该走了。”我这位新朋友说，“就是在这里，我曾经卖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四俄亩树林，卖了一个好价钱。”我们重新坐上马车，半小时后就到了主人家的宅子。

“请问，”吃晚餐时，我问博鲁迪金，“为什么那个霍里是单独居住，而没有跟其他佃农住一块儿？”

“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农民。大概25年前，他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于是他就找到我的父亲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您准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的沼泽地里。至于租金，我愿意多付一点。’‘你为什么想搬去沼泽地？’‘我就是想去，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别再指派我做任何活儿了，租金嘛，就全由您说了算。’‘一年50卢布吧！’‘没问题。’‘注意了，我可不允许拖欠！’‘明白，绝不拖欠……’然后他就住进了沼泽地。从那以后，大伙儿就都叫他霍里<sup>①</sup>了。”

“怎么样，他发达了没有？”我问。

“发达了。现在他每年向我交付100卢布租金，或许我还得提租。我已经对他说过无数遍了：‘赎身吧，霍里，嘿，赎身吧！……’可是这个滑头硬是对我说他赎不起，说他没钱……怎么可能……”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后就立刻出发去打猎。在经过村子时，博鲁迪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座低矮的房子前停一下，然后大声喊道：“卡里内奇！”“来了，老爷，这就来。”院子里飘出回答声，“我正穿鞋呢。”我们的马车继续缓缓前行，一个约莫40岁的男人在村外追上了我们。他长得高高瘦瘦的，脑袋也小小的，微微后仰。他就是卡里内奇。他脸色黝黑，有些许麻斑，看起来非

---

① 霍里：在俄语中，“霍里”是“黄鼠狼”的意思。

常和善。初次相见，我就对他很有好感。后来我才听说，卡里内奇每天都陪老爷去打猎，给他背猎袋，有时候还给他背猎枪，为他探寻野禽的栖息处，还要帮他打水、采摘草莓、搭建窝棚、要马车。总之，博鲁迪金先生非常依赖他。卡里内奇既开朗又温顺，总是轻声哼唱着小曲，优哉游哉地四处张望，说话有些许鼻音，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只要一笑就会眯起来，还喜欢时不时地伸手去捋一捋那稀疏的楔形胡子。他走起路来不紧不慢，但步子很大，拄着一根细细长长的棍子。那天他同我聊了很多次，他对待我毫不谄媚逢迎，但在照料老爷时就几乎像在照料小孩子一般了。正午时酷热难耐，我们必须找个阴凉处避暑，于是卡里内奇就把我们带到了他那位于林子深处的养蜂场。他打开一间小茅屋，里面挂着一束束散发着香气的干草。他安排我们在新鲜的干草上休息，他自己则在头上罩了一个网罩，手里拿了一把刀、一个瓦罐和一块烧着的木头，去养蜂场为我们割蜜。喝过了透亮温热的蜂蜜加泉水，伴着蜜蜂单一不变的嗡嗡叫声和树叶的沙沙响声，我们酣然入睡。一阵清风吹来，我醒了过来……我睁开眼睛，看到房门半掩着，卡里内奇正坐在门槛上用小刀雕一把木勺。我久久地凝望着他的脸，他的神情祥和而开朗，如同薄暮时的天空。博鲁迪金先生也睡醒了。我们没有立刻起身。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和一阵酣睡后，就这么懒洋洋地躺在干草上真是惬意极了：一身轻松又有些懒怠。脸上散发着微热之气，甜美的倦意又令我们闭上了双眼。我们终于起来了，然后又闲逛到黄昏时分。晚餐时我们又聊起了霍里和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心地善良的农民，”博鲁迪金先生对我说，“他又热心，又勤劳，却没法好好儿干农活儿，因为我整天拖着，让他陪我打猎……您想想，那他还怎么干活儿。”我完全认同他的话，随后我们就睡觉了。

第二天，因为要跟邻居皮丘科夫打场官司，博鲁迪金先生必须上城里一趟。皮丘科夫不但占了他家的耕地，还在那片耕地上打了他家的一个农妇。于是我就一个人外出打猎。临近傍晚时，我顺道来到霍里家。一个秃顶的老头儿站在他家门口，个头不大，但很健壮，他就是霍里。我好奇地上下打量眼前的

霍里。他的样貌有几分像苏格拉底，一样的疙疙瘩瘩的高额头，还有一样的小眼睛和一样的翘鼻子。我们一起进了屋，依然是那个费嘉，为我送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在凳子上坐下，淡定地捋着他那拳曲的胡子，同我闲聊起来。大概他意识到自己的尊贵，言谈举止都从容不迫，长长的胡子下偶尔会露出一丝笑容。我们谈播种，谈收成，谈农民生活……他对我的见解似乎通通赞同，以致我后来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在行……于是我们的谈话变得有点尴尬了。霍里的话有时让人难以捉摸，大概是太小心翼翼了吧……以下就是我们此次谈话中的一个例子：

“说说吧，霍里，”我问他，“你为什么从不向你家老爷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十分了解我家老爷，也能按期缴纳租金……我家老爷为人也很好。”

“可人还是得到自由更好些吧。”我说。

霍里瞥了我一眼，说：“那是自然。”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说：“老爷，我拿什么去赎身啊？”

“嘿，少来这套，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道，“那些没胡子的人<sup>①</sup>，就都来管束霍里了。”

“那你也剃掉胡子啊。”

“胡子算什么？无非就是一把草，想割就割。”

“那还有什么说的？”

“看来，霍里索性去做商人算了。商人日子好过，还能留胡子。”

“怎么，你没做生意吗？”我问他。

“只是一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需要为你备车吗？”

---

① 没胡子的人：指官吏和士绅，尼古拉一世当政时，这类人是不准留胡子的。

“这人嘴可真够严实的，的确是个精明人。”我心下暗想。

“不用了。”我大声答道，“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家周围转转，如果你同意的话，今晚我就在你家草棚里住下。”

“荣幸之至！可是住在草棚里你吃得消吗？我去吩咐女人们给你铺床！喂，娘儿们！”他起身喊道，“快过来，娘儿们！……费嘉，你跟她们一块儿去。她们全都是废物。”

15分钟后，费嘉提着灯，把我带到了草棚：我扑到散发着香气的干草上，猎狗蜷缩在我的脚边。费嘉向我道了声晚安，随后门“吱呀”一声就关上了。我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一头母牛走到房门前打了两声响鼻，猎狗捍卫尊严似的冲着它狂吠；一头猪从门前经过，顾虑重重地哼唧着；一匹马在不远处咀嚼干草，喷打响鼻……我总算打起盹儿来了。

天一亮费嘉就来叫我起床了。我很喜欢这个开朗机敏的小伙子，而且据我观察，老霍里也对他宠爱有加，父子俩经常亲热地互相逗趣。老头儿出来迎接我。或许是因为我在他家住了一夜，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他对我比昨天热情多了。“已经为你备好了茶炊，”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边坐下，他的一个儿媳——一个健壮的农妇，端来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也一一走了进来。

“看你这一大家子，真是人丁兴旺啊！”我对他说。

“的确如此，”他咬下一小块糖，说道，“他们对我和我老伴可真是没话说。”

“他们都和你一起住吗？”

“是的。他们都想住，所以就一起住了。”

“他们都成家了吗？”

“就剩这个吊儿郎当的还没成家，”他用手指了指仍旧倚在门边的费嘉说，“瓦西卡<sup>①</sup>嘛，年纪还小，可以再等几年。”

---

① 瓦西卡：瓦西卡和瓦夏都是对瓦西里的昵称。

“我为什么要成家？”费嘉反驳道，“我现在这样就挺好。我干吗非得讨个老婆？多个人吵嘴吗？”

“嘿，你呀你……我还不知道你！手上戴着银戒指……成天在老爷家的那些丫头跟前打转……‘够了，没皮没脸的东西！’”老头儿学着女仆的腔调说，“我还不清楚你的心思，你这个花花公子！”

“讨个老婆有啥好的？”

“老婆就是劳力，”霍里一本正经地说，“老婆就是咱农民的仆人。”

“我要劳力干吗？”

“得了吧，你就喜欢借他人之手给自己谋好处。我太了解你这样的人了。”

“好啊，既然如此，那就给我讨个老婆吧。啊？怎么样？你怎么不吭声了呢？”

“得了，得了，就会磨嘴皮子。我们吵得老爷不得安生了。别急，我早晚要给你讨个老婆……老爷，你千万别生气，你瞧，这孩子还年轻，不太懂事。”

费嘉摇了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叫喊声，卡里内奇双手捧着一大束野草莓走进了屋子，这是他特地为自己的朋友霍里采的。老头儿热情地迎接他。我惊奇地看了一眼卡里内奇，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想到，农民竟也会有这般“温情”。

这天我比往常晚了四个小时左右才出门打猎，之后的三天我都在霍里家过夜。这两个新朋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的，但他们在与我聊天时的确不拘束，我也很乐意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且在一旁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毫无相似之处。霍里是个认真务实、积极进取的人，他善于经营管理，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正好相反，他属于理想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满腔热忱，富于幻想。霍里注重现实生活，他盖房、攒钱，同老爷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搞好关系；卡里内奇则穿着树皮鞋，勉强地过日子。霍里儿孙满堂，有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卡里内奇也曾讨过一个老婆，可是他惧内，且膝下无子。霍里对博鲁迪金先生的为人了如指